七十二家集

揚侍郎集卷之四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箴

百官箴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

十八箴　范曄序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潙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游渡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絶其維牧臣司蕘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會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殄貧子厥欲厥居爲墟
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
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
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
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
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
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

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剿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琅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戎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董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

重譯春秋之末侯伺叛逆元龜不可不思遐荒不可不懷堯崇厥德舜盛欽哉牧臣司揚敢告執辭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厥國孰敢余侮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

巢泚洪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京滌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推夫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擄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

孔寧至幽作頌攸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在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

有稻自京祖畛氏佼溫德常有桀紂湎沈頗僻
遏絕苗民滅夏殷絕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
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
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
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莫敢不
來匡毋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賓

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應遷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彊大漢初定介狄之荒

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弑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德兵俱顯靡不悴荒牧臣司弁敢告
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
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
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
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
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
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

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农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晝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誠或御忘其廊廟而聚夫滅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禁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成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户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摟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大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鑾駕彼時龍昔在
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
武王征殷檀車孔戛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騂
載駰我與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從
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
牡馬牧於坰野蕃庶就牧而詩人興咨廐焚問
人仲尼厚覬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馭敢告執宅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玆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經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適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剠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盡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衆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夙序齊桓不衒而忘其宗緒周護戎女魯嘉子周高作泰崇而扶蘇彼內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挑王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貿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

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胥
腴不穫庶物益荒府藏曲虛廝積廢沓陵遲衰
微姬卒以殘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内無聊漫民司均敢告執蹤

少府箴

寶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内
幣帑邪邪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
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
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䠶樂流湎而

妲妹作祟其祭不御不恤奚毀發其國康而迷
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夫嘗失之於
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其敢告執御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禦
寢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
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泰政
暴戾播其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
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

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

毋云我嘗澤作極游在彼墻屋而忘其國幾作

臣司匠敢告執獻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要險重固國有

城溝家有柝拒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善昔在上世有

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

遏禦作右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

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據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麓藪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
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匯綱以群牧
綴以方侯烈烈儁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
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
掎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
貨市龍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
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

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驕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孽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滅文不悟文隳太室桓納郜賂災降二宫用譏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褻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黍殄望夷隱兆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傈龍爲納言是機
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替宣美而讒說是
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
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爲
國平信春秋譏濫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
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
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
廟爲墟威福同門赫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
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盡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兆昜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碓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

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塽其社稷故仲尼不
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酒箴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楊侍郎集卷之五

漢蜀郡楊雄子雲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符命

劇秦美新文 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

混混茫茫之時闓閈窂濅而不昭察世莫得而
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
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
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
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僣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禮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數儀韋斯之邪政馳騖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

尼之箱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醲澧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欲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竊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稽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爲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遂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
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恭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
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
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封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輶軒旂旗
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
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
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

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肅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誄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沇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賛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蕆

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苛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士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

右三憂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渡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

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
新都黃龍漢成既終亂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畀大命俄頃厥年天隕大終不盈
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
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觀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
匪天靡動匪他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
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厥族昭穆
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

赤伪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兆該群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丞

黃家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

衰乎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德終其不全天命

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

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

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

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

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

是崇尊不虐統惟祇惟肅降循人敬先民是從
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厥卉旅力不財恤民
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本于此
以處貧游羆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
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
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
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綴肴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
上蘭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

纔千爾館貂璫執出帥導群妾咸循彝緒分薾
理絲女工是勑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
靡不仰德成顯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
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闐有傾
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
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
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
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序傳

自序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

崏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

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

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群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

樹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

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
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
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
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
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
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
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

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

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攡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

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
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
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
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
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
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
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
其目

附錄

揚雄傳贊

漢 班固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敘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若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埶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

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

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
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
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
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墨池準易堂記

宋何涉

道隱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毁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其常爾揚子雲歷漢哀平新莽際號爲名儒聲光炳炳雖千百年亡輒裒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立亭池端歲時來游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蟯蟯如蠅營營侵晦讙譊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宅巋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爲世所仰也王德數盡中原

潰喪王建草竊並據蜀土固不暇識所謂揚子雲何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爲倉庾地至知祥相世及皇朝仍而邪華淳化甲午紀順放兵燒掠隆隆積廩化作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爲以休養卒徒環堵儒宮瀰益汙辱慶曆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尹是都命吏尋遺阯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巳名龍女堂池復堙塞澳溢矣方議疏葺而遽追入覲事用中寢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將荒圯湫蓁咨嗟久之且言

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述宅嚴頌其辭義奧遠山生灈濩上與三代經師相標棣士大夫用其道反細其迹如箝薄林符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論譬發名卿斂俸餘以圖經精直北而堂曰準易絺于雲遺像正位前衞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帶番茗森列氣象藹藹三月聯凡土木黝堊之事畢成君子謂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

雖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乃積石引長河愈久愈洪文章麗密櫽法裁該若衣藻火以退胡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爲之記

漢法玄先生墓記　　明　郭子章

予入郫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揚子故有亭已改爲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爲學宮移揚子祀鄉賢無復亭矣問揚子後對曰郫無後揚子者予曰揚子五世俱獨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獨郫也問揚子墓對曰墓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里中兒樵牧其上行道嗟憐予曰是即非侯巴所名玄冢者疑衣冠葬也不宜盡銷滅乃檄有司封之上周遭樹以栢

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衆郫令李某請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漢楊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書之付郫令勒之玄石郫人而后乃今知死士壟貴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也楊子著書繁富如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至老而悔之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太丘曰文範顏延之題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訾楊子者訾其不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生爲楊子辯未仕莽累千言顧亦未有

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卽揚子自嘆無以自贖乎
謂美新不刺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綏漢而曰安
漢揚子之心蓋亦有大不得已者且古今國
亡而死者及不死無爲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將
有爲也殷亡矣洪範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
矣莽秋求一匡四稱八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
死司馬遷厚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
重於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
之後邪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爲是邪于因題

揚子墓而系之曰法玄明不死意也嗟夫李令伯嘆漢爲僞朝予過彭山冢獄獄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丘坐据克國之堂又何於揚子過之深邪而不一剪其松區也

揚子雲讚　北魏常景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得閒遊

揚子宅　唐王勃

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鄰從來揚子宅別有尚玄人

草玄堂　唐岑參

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

玄處精怪意無人唯肝藏老樹

揚子雲墨池二首　　　宋宋祁

君不見子雲草玄西郭門一逕秋草閒朝昏何須筆冢高百尺池墨黯黯今猶存童烏侯芭竟零落玄學無人終寂寞漢家執戟知幾年乖老身投天祿閣俗兒紛紛重劉向思苦言艱動嘲謗漢巳中天雄亦亡不軟空文從覆醬如今却作給孤園吐鳳亭前池水寒安得斯人尚可作會有奇字令君看

宅廢經池在人亡墨瀋紛蟾蜍裂滴破硯斗共
書殘蠹羅能云猶翠蒸餘竹自笑長揚無可問撫
物興長歎

揚子雲二首　　宋王安石

子雲遊天祿華藻銳初學覃思晚有得聊顯無
適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非知符命何
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嘲出異
己傳載因疏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叩馬
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

史官徵多闕自古喜穿鑿

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許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友數

揚子雲草亭　宋　蔡　禎

獨步城西路蕭條一草亭古苔環徑碧修竹遶軒清石鑿觀書所砌鑴陋室銘草玄今已矣千載想儀刑

揚子宅　宋潘瀛

寂寞一區宅沉冥千載豪但輕詵戟賤誰識草玄高蝌蚪猶濡墨提壺欲載醪著書端有意不必反離騷

揚子宅　宋邵博

自負天人學甘居寂寞濱却𨻶載酒客似識草玄人三世官應拙一區宅更貧千年尋故里感溯獨沾巾

揚子雲　明張燮

揚子探微言甘心棲寂寞時出解嘲篇任多問奇酌雕蟲薄不爲吐鳳雅有作未藉求標傳吾玄亮可托

遺事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臓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 桓子新論

揚雄少從嚴君平遊學迨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人可見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

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漢書

張衡謂崔瑗曰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張衡傳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論衡

郭威字文偉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

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按葛洪稱劉歆撰西京雜記中載此段揚用修誤載孔子門徒以下作雄答劉歆書外誤梅禹金駁之曰此雄答劉歆語本實非書是矣然細觀語意只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此何是雄答歆語家君以下是歆引父向之言並與雄語無干附識于此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

滅西京雜記

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絶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西京雜記

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幷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

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

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月出水下彰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日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隋書天文志

集評

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論衡

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 論衡

先是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陳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 漢書陳遵傳

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 文心雕龍

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 文心雕龍

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于玉樹言峻極則顛墜于鬼神 文心雕龍

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文心雕龍

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 文心雕龍

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也文心雕龍

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文心雕龍

前聖既沒微言郎淪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梱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宋咸表

糾繆

太玄經之末有玄衝玄錯玄攡玄瑩玄數玄文玄棿玄圖玄告等篇蓋擬易之繫辭也俗儒不識太玄偶見廣文選曾列玄攡一篇遂謂子雲秘作混載集中殊覺非類若經可入集又豈獨收一玄攡也今删去